

变奏 平衡 支点

当代大学生现象透视

● 编著

唐由庆

何剑锋

汪立夏

张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变奏 · 平衡 · 支点

——当代大学生现象透视

- 唐由庆 何剑锋 汪立夏 张 剑 编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均伟

封面设计 揭同元

变奏·平衡·支点

——当代大学生现象透视

唐由庆 何剑锋 编著
汪立夏 张 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江西省科技情报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20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80515—356—6 /D·54

定价：1.80元

前 言

大学，是令人神往的地方，大学生是众人瞩目的对象。

近年来，大学生不时出现纷纭复杂的变化，已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成为社会舆论的聚焦点。

人们关心大学生的成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当代社会思潮的绿洲带，是中国社会的未来。

改革、开放十年，中国大学生饱经风霜，在各种文化观念与社会矛盾的交叠冲突中，他们的社会政治观、文化价值观、性格及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变化，前后判若两代人。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有的使人刮目相看，有的使人难以揣测，有的使人欣慰与鼓舞，有的使人担忧与困惑，表现了时代边缘人的典型特征。

由于社会、学校和个人自身的原因，目前大学生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思想低谷期，用苏联心理学家阿诺兴的话说，是“情绪重负的时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忧虑中更感责任重大。为启发大学生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缩短低谷期的煎熬，也为了社会能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这一代大学生，我们萌发了编书的念头。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重信息量与可读性，注意吸收近年来大学生研究之精华，致力于全方位、多角度对当代大学生进

行一次全面透视，希冀与读者共同领略这一代弄潮儿的风骚，并在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把它作为献给中国当代大学生及其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礼物。

因篇幅所限，书中所引用的零碎资料未注明出处，这里，特向被引用过的报刊、作者表示谢意。

本书编写组由张剑同志负责，具体分工是：唐由庆同志负责前言与第一篇；何剑锋同志负责第二篇；汪立夏同志负责第三篇；张剑同志负责第四篇。全书最后由唐由庆同志负责统定。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不定性的一代，很多东西深感难以把握，加之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望商榷与批评！

编 者

1988年11月于南昌

目 录

前 言

第一篇 冲击与抉择	1
——当代大学生热潮之追溯	1
I. WEST 型	1
II. POLITCS 型	8
III. OPEN 型	17
IV. PRACTCE 型	21
V. SELF 型	27
第二篇 大学生的时代性格	33
一、人生虚标的转移	33
二、不唯书 不唯上	51
三、从配角到主角	61
四、自立——自主意识的觉醒	73
五、错位与反差——思想的不稳定性	86
第三篇 大学生行为方式	95
一、大学生行为方程解	95
二、挣脱“自我”的藩篱	

三、“储存器”效能的转变	112
四、丘比特冲击波	118
五、校园里的不和谐音	129
 第四篇 困惑的启示	143
启示一 参照系效应	143
启示二 学潮的困惑	145
启示三 厌学风波	148
启示四 朱红现象	150
启示五 经商利弊	152
启示六 恋爱盛风	155
启示七 人格的不成熟	158

第一篇 冲击与抉择

——当代大学生热潮之追溯

1978年，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岁月。这年的5月，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教条、僵化的思想从主体位置上撤了下来；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荡起了这个封闭而又缺乏生机的东方大国社会的重重浪花，断断续续喊了整整20年的中国现代化开始真正起步。

改革，首先是文化观念的更新，而文化观念又是理论化了的社会心理。

大学历来是社会的“兴奋区”，大学生更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温度计”。随着改革浪潮的推进，大学生的思想波涛此起彼伏，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画卷，令人眼花缭乱。

1. WEST型

改革的时代，是一个不断出现困惑，冲出困惑的时代。

1982年，在某大学的学生调查总结材料中写道：迷恋西方

思潮，崇拜卢梭、萨特、弗洛伊德等著名西方哲学家的210人，占被调查对象的55%。据有关权威人士认定，这个数字在当时全国大学生中很有代表性。

西方思潮，在“文革”那个只有少数是“通神意的预言家”，“其他人都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们讲话的蠢材”的神学王国中，有多少人知道？！又有多少人敢言？！然而，在这个王国史结束的第六个年头，它却象个漂亮的“妙龄少女”，受到年轻大学生的如此“青睐”，不能不耐人寻味！

所谓西方思潮，从实质说，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但是，它毕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且在其学说中又具有逻辑证实主义、实验主义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以及逻辑推理、数学模型、函数图表，似乎象座俨然的“科学”殿堂。有很多东西自然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他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测和远见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认识，促使我们去思考很多新问题，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改革、开放，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带来社会现实的深刻变革。面对许多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缺乏准备的理论界因观念陈旧而显得无能为力，难作解释。于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断乳期”。西方思潮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涌入中国的。

既然历史已经宣告：在工业文明的今天，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全面衰弱，那么，中国要振兴，就必须建立一个符合工业文明要求的全新文化体系。当代大学生的西方思潮热正是基于此目的。他们在批判中怀疑，在迷惘中探索，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探寻，是当代大学生接受西方思潮的主要思想前提。他们的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这方面的感染。

有所大学对此问题作过调查。

354份答卷表明，仔细阅读了西方思潮某些代表著作的学生，占7.9%，23.4%的学生跳跃式翻看主要人物的代表著作，73.6%的学生则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西方思潮，即不看原著，仅知道某些主要观点（34%），或听一些有关的讲座介绍（21%），或看一下报刊上的介绍文章（18.6%）。

他们以不同的文化视角，不同的文化心态，试图从形形色色的多种西方理论中寻找社会现实生活的图解和阐释，形成了鲜明的思想反差。

第一，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一部分学生中表现为对某些观点、思想理论的片面接受，常以此为出发点评论社会事物，缺乏对西方思潮的某些理论正确与否的冷静分析。

第二，更多的同学并没有接受西方思潮什么具体思想的影响，也没有割断自己对西方思潮的接触。如果说有什么影响，那就是他们比较注意对历史、对现实、对自身的反思。

第三，一部分同学能够比较客观、冷静地看待西方思潮，并作出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时，主动从中吸取一些对自己专业有用的东西。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注意借鉴西方著作中普遍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分析法，投入产出法，舆论调查法，并在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中加以实际运用。

一时间，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六学生朝着三个方面分化：一

部分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探索；另一部分则放弃了固有的理论模式，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生硬地搬入中国社会；还有一部分再次陷入到新的理论危机中。

在西方思潮热中，民主是当代大学生追求的中心。他们不仅希望重新认识西方的民主，更寄冀这些在中国一夜变成现实。为此，他们又给自己的“美好”追求设计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是历史与青年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谁也不要责怪！

当代大学生追求民主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的。

1978年底开始，北京出现“西单民主墙”；上海人民广场出现“民主论坛”；还有，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为“民主与自由”呐喊的自发性刊物。这些有的是形式不妥，有的被坏人利用，有的偏离了政治方向，所以，都是昙花一现。

1980年，随着公民选举法试点工作的展开，竞选人民代表又风靡于高校讲坛。片刻，“竞选宣言”、“竞选纲领”在学生中到处可见，有的甚至闹到老师不能上课的程度。由于言论或有庸俗之弊，或有偏离政治方向之危，更有甚者，竟在竞选中排挤党的领导，排挤共产党员参与，且其行为也大大超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很快就受到社会的抵制，竞选者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困境。

1985年9月前后，有的学校发生了贴大字报、罢餐、罢课、游行请愿等一系列事件，被称为“9.18”学潮。这次事件从客观上讲，是外债高筑，经济工作中的某些失误等等诸原因所衍生出来的。但青年学生毕竟太理想主义化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求“稳”胜于一切的特殊文化心态的国度中，任何过激、过份行为，那怕初衷再善，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然而，改革与开放已经把青年推向文化建设的最前沿。大学生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政治激情，对历史责任的重心落在哪代人的问题上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在政治上，他们受“全盘西化”的影响。而当时中国的改革形势又是那样的令人担忧：农村以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潜力不大，急待如何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出台就受到政治体制的严重制约，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众说纷纭，难以定盘；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歪风邪气无孔不入，整党成效不大。他们把这些改革阶段出现的现象都归结于党的领导的无能以及党风不正，加之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煽动，这样，1986年底至1987年初，一场更大规模的学潮迅速从合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蔓延到全国。

27日和28日，北师大校园里出现了十几张煽动性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一张署名“荒野狼”的大字报中甚至出现反动违宪言论。这些大字报、小字报被理所当然地取了下来。29日凌晨一时许，少数人在北师大校园内高叫：“有人撕大字报！”同时叫喊学生们“起床、下楼！”聚集了数百人后，有几个人举着点燃的扫帚带头在校园内游行、呼喊。二时过后，有人高叫着“要自由”的口号，带领人群冲出校门。

凌晨3点多钟，他们冲进人民大学校门，进入校园高喊：“下来，游行去！”这些人见在人民大学呼而无应，吵吵嚷嚷地退了出来，又前往北大。途中，有人还抢夺了民警手中的步话机。

4时半以后，这些人来到北京大学南门，冲开拴住的大门，进入北大校园内。在这里，几个人敲鼓、敲脸盆；一些人呼喊：“北大学生醒来！”有人欺骗地叫喊：“我们是师大、

人大、清华的，就差你们北大了，快起来一起游行吧！”见北大学生反应冷淡，游行人群又在北大学生宿舍区转来转去，边走边喊。后来，少数人开始“演讲”。

6点20分左右，游行人群又冲进清华大学，一些人在校园中敲鼓、喊叫，要清华学生出来游行。清华一些学生对他们说：“我们要休息，要准备上课、考试，请你们回去吧！”这些人又辱骂出来劝阻他们的清华学生。清华大学的一位教师说：“你们这是违法行为，赶快回去吧！”另一位教师劝他们不要敲鼓，参加游行的一个人冲上来，对这位教师挥拳就打。这些人在清华闹腾了1个多小时，见清华学生不为所动，就离开了清华。有人又鼓动：“回师北大！”近8时，他们再次来到北大，在图书馆前叫喊。这时，北大许多学生已进入图书馆学习。游行的人见喊不出人来，开始离散。

北京市有关部门指出，对这次行动的主要责任者将依法予以追究。

——摘自《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0日

南京大学少数学生12月22日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小字报，提出学校教学、管理和有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少数大字报的内容明显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当天晚上，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南京工学院的一些学生一起，到闹市区游行，长时间地聚集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大院门口，游行学生加上围观者达数千人。第二天晚上，这些学生又与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的一些学生上街游行，部分学生涌进省政府机关大院。25日晚上，数千学生又聚集在鼓楼广场，公共交通一度被迫中断，极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捣乱，在鼓楼广场和中山路口涌来涌去，拦砸汽车，损坏商店，乱扔点燃的稻草，欧打行

人，侮辱妇女，践踏花草，破坏交通秩序。

——摘自《文汇报》1986年12月29日

.....

为此，《人民日报》1987年1月6日发表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从社会政治的高度对这次学潮作了权威性的论定：

学生上街，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从问题的性质来看，应该说，又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它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与此同时，各界知名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发表谈话，劝告学生们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表达意见不能妨碍安定团结。为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防止学潮蔓延，党中央对几个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进行了组织处理；对煽动闹事的不法分子和构成刑事犯罪的个别闹事学生，司法部门进行了依法判决。

一场卢梭式的大民主在人民的唾弃声中收场了。它从事实再次告诉人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民主只能逐步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用那一套，非乱不可。

民主，是追求全社会更完美的和谐，而不是发泄个人主义的恩恩怨怨。

当代中国青年学生毕竟还是生活在这个受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与影响数千年的国度里。他们主观上有民主的热望，但客体上还缺乏民主的素质；他们涉世不深，理想中过于盲目；他们对西方文化善于吸收，但不善于消化。正因为这样：

曾经轰动全国的1985年的“9·18”学潮，1987年元月前后的学潮，都是我们为民主进程交纳的高昂的学费。这两次学潮的初衷同结局形成一对矛盾。以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扩大民主自由的含义开始，却以各级组织系统必须采取控制措施告终；以报效祖国，推进改革的热情开始，却以引起社会生活秩序的不稳定告终。~~青年们终于在~~为高尚的初衷所感动的同时，也为不尽人意的结局而难过。

——摘自“中国青年思想录”（之三）

见《中国青年》1988年第5期

十年追求，
十年探索，
十年呐喊，
十年奋斗，
真理有一条：

一个民族不可没有理论的思维，而理论的思维又不可脱离民族与实践。

II. POLITCS型

80年代大学生的思想是多结构、多层次的。他们有过沉默，也有过激昂，有过迷惘，也有过清醒。他们思想的时起时落，给人们展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可塑性。

校门口，一行火红的大字：

“南疆在燃烧，战士在流血！”

人们闻到了硝烟，有的含着热泪，有的磨拳擦掌，有的若有所思。

南疆——北国、哈尔滨——老山，同代人的理想、情感在爱与恨的硝烟中交融在一起，在南来北往的书信中升华。

——寄去了他们的崇敬和爱戴：一枚枚珍贵的校徽，团徽，一本本心爱的笔记，一册册充满理想和智慧的图书，一篇篇饱含挚情的书信，还有女同学为献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而精心制作的绒花，飞到了老山的“猫耳洞”。

前线来信了。书信里是带着硝烟的小草，笔记本中夹着的是经过炮火洗礼的小花，包裹里盛着呼啸与血迹的弹片，磁带里是密集的枪炮声和敌人歇斯底里的嚎叫。

同学们问：“什么力量使你们忘记了生命的可贵？”

战士们答：“为祖国尽忠是我们的天职。”

同学们写道：“我们珍惜和平的分分秒秒，因为它是你们生命换来的”。

战士们写道：“寄上南疆的小草，愿它在北国同样嫩绿，在不同的环境同样坚韧”。

同学们说：“战士在我心中。”

战士们说：“向大学生们学习。”

——摘自《中国青年报》1986年6月25日

这则题为“啊！战士——大学生”的通讯，是80年代大学生崇尚南疆战场英雄的一个缩写。他们对英雄形象的崇拜是如此的狂热，与英雄思想的交流是如此的深沉，表现出他们是多么正直的一代。

大学生们崇拜战争英雄，也崇拜和平环境中的开拓者与建

设英模。80年代的中国，老山前线战士的冲杀，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体坛上的拼搏，华山抢险的呼叫，长江漂流探险的壮举，还有曲啸、张海迪、朱伯儒以及被认为是80年代大学生形象代表的张华、徐良。这些群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无不使大学生振聋发聩。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花的海洋。大学生们以鲜花相迎，泪水相送，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场面。他们从英模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希望。他们的思想在“英模热”中不断升华。

天津师范大学曾围绕着学习张华进行了一次“人生的价值”演讲会。一位中文系学生即席赋诗一首：“面壁生活，岂为人生？人只为己，天诛地灭！”

北京大学学生在座谈学习张海迪体会时，感慨地说：“人类的发展，靠的是群体的力量，每个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员，才能生存，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张海迪能以自己的病痛和生命为代价，去延续他人的生命，去为他人服务，就是因为她正确地把握了自己在社会的位置。”

英雄事迹振憾着大学生迷惘痛苦的心。他们不再彷徨，不再沉网。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学英模精神，做时代新人”。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好儿女志在四方”。

这是当代大学生思想的闪光点，是他们在英雄事迹的激励下获得的思想飞跃。

思想理论体系是构成青年理想的最稳固的支架。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